

想起桂河大桥的黄昏

很多年了,每逢遇到霞光四射的黄昏,我就想起泰国泰缅边境著名桂河大桥的情景。已经是黄昏了。那天夕阳特别灿烂,渲染得整个云彩都是橘黄色的。桂河大桥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宏伟,狭小而简陋,都是铁构置的架子。当时我很失望,因为我印象里的桂河大桥,还是来自美国那部获得第三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桂河大桥》那般宏大的感觉。那天没有风,空气极为新鲜,桂河大桥上是不同肤色的人群,大家小心翼翼地在这桥上漫步着,稍有不慎就会掉到河下面。桥和水面的距离很远,看着脚下的河面竟有些眩晕。

我慢慢有了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因为那种破旧和斑驳使我开始尊重了那段历史。我走到桂河大桥的中间,夕阳被云层裹着快要坠入远处的群山之中。桂河的河面不是很宽,但十分清澈。一群孩子在河里嬉戏,朝着桥上的我们挥舞着手臂。在河畔上,悠闲的人们钓着鱼,或者在船篷下面喝着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寇把英美中的战俘囚禁在这里,逼令他们在桂河上建筑一

座桥梁以接通曼谷到仰光之间的铁路运输。三个国家的战俘对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千上万的战俘牺牲在这里。后来为阻止日寇的侵犯,又把桂河大桥炸掉。美国那部《桂河大桥》就是描写那场让后人缅怀的殊死斗争,导演大卫里恩的这部反战电影,堪称电影史上最出色的战争影片之一。

我慢慢地朝桥的另一端走去,看见一对情侣在照相。我提醒他们小心,因为那位女士的脚已经踩到了铁轨的下面。女士摆手连说没事,她的胳膊紧紧挽住了男士的肩膀。一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桂河大桥的硝烟完全被美丽而祥和的景色所消融,但世界依然不太平,呼唤和平依然是这个世纪的生命主题。在桥头竖立的那两颗巨型红色炸弹前,照相的人已排成长队。当地人介绍,这两颗巨型炸弹当时没有爆炸,被后人保存起来,为警示后人,经过技术处理在桥头展览。现在的桂河大桥已经很少通火车了,偶尔在纪念的日子会有列车慢慢开过。我特意跑到那列火车跟前,发现火车上还有不少弹孔。

□李治邦

离开桂河大桥,我独自悄然来到烈士陵园。英美烈士的墓地,都是规格相同的墓碑。与英美烈士墓地紧邻的就是中国烈士的墓地,一片一片数不胜数。中国烈士的墓碑大小不一,有高低。来到墓碑前,仔细阅读碑文,烈士们来自天南海北,有的已经没有名字,只留下一个姓,还有的甚至是无名氏。这时,夕阳退去,墓地一派朦胧,烈士们用鲜血捍卫了和平,我朝着望不到尽头的墓碑低头默哀。当人们在桂河大桥尽情游览时,他们却在这里长眠,有土难归,有国难回。

夜色中,我们在桂河上泛舟,两岸是璀璨的灯光,河面上斑斓起伏。夜色里的桂河大桥没有灯光点缀,显得有些孤单。我们情不自禁地轻声唱着《祈祷》这首歌,歌声在河面上飘荡。

这段场景总让我难以忘怀,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创伤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就会被撕开重新淌血。我们长期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渐渐遗忘了战争的创伤,桂河大桥的遗存给人提示,和平是需要努力的,枪声会随时响起。

文史杂谈

认真开过一朵花

□黎武静

上个月当我切完菜准备顺手扔掉切剩下的边角料时,母亲却把那棵白菜心珍而重之地盛在那个雪白的大瓷碗里,说:“这可是个好东西。”然后每日里殷勤地浇着水,小心翼翼地温柔期待,眼波里燃着温暖的希冀,仿佛她养的是一盆名贵无比的珍稀植物。

今天,我坐在书桌前闲着无聊翻看一本《纳兰词笺注》,在一阙一阙忧伤里倾听着那些轻柔的叹息。惯常地抬抬眼,就看见了对面窗台上正在盛开的“小小奇迹”,一时间,我心忽地颤了一下,感动莫名。

多么让人惊喜。虽然没有层层叠叠的饱满花形,也没有浓醇醉人的芳香,它只是躲在自己浅浅皱皱的绿叶里,悄然绽放,但那是属于它自己的嫩黄的花,小小的白帮绿叶黄花,映在水里一片光影缠绵,在春的梢歌款款开着,那努力而自来的姿态,别有一番风情。所谓粗头破服不掩国色,白菜花亦是花中一支,只要你



愿意把它当作一朵花,白菜花当然也可以婉婉绽放,静静婷婷。

母亲的智慧在于她愿意期待,愿意把期待奉于这般容易被人轻忽的一棵小小的白菜心。这小举动让我这个无聊的看花人可以在这样寂寞的季节看到美丽的白菜花,在这个不经意的刹那体悟生命的奥秘。

此刻的一个小小决定,正是他日盛开的花朵,你种下了什么,终会收获什么,你曾经期待的,也正是你悄然迎接的现在。每一天其实都各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活在每一个今天里。即使我们每天只是设法改进小小的一部分,那么若干天之后亦将是

一个全新的自我。不需要太多的阳光,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和营养,一株白菜花在属于它的花期,也要认真地开过。

永恒的时间给予不同的生命以不同的期限。世间谁是百年人?地老天荒,我们也只能挥霍短短数十寒暑,而一朵花只开一季,花开花落就是它所有的春秋。这一株白菜花,一个寒假就是它的一个世纪。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我们和白菜花一样,都有属于自己“盛开”的期限,只期在地老天荒之前,再再开花,不负春风,不负此生。

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短,也不能篡改时间的界限,却可以把握每一个易于流逝的瞬间,改变生命的宽度,努力把生命填满。生命只是不断消逝的、即刻的瞬间。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就是眼前那些被人轻忽的刹那。

当阳光洒落窗台,我们要像白菜花一样骄傲地开放。

读史札记

淡定的范仲淹

□佚名

范仲淹之苦读,历来为人称道。《宋史·范仲淹传》载其少时苦读,居醴泉寺,以水沃面,划粥断齑,不以为苦。范仲淹后到应天府书院求学,精通书经,心中已有大志。

公元1014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当地万人争睹皇威,独范仲淹仍埋头苦读。面对同窗疑惑,他淡然以对:“将来再见也不晚。”终于在第二年,他高中进士,坐骑骏马,踏遍汴京,他慨然而叹:“长白一寒儒,岁登二纪余。”二十七岁的他,觉得人仕太晚,一定要珍惜时光,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之志苦学,让人看到——淡定来自一心苦读的奋进,来自胸怀天下的大志向。范仲淹入仕,勤勉为官,励精图治,时时处处以天下为己任,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淡定非一般人能学之。

淡定要有大勇气。公元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负责监督淮盐转运,但他发现该地水患严重,便

主动上书,提议重修堤堰,造福当地百姓,因此负责治理泰州水患。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但他不推诿,不消极,始终坚守在抗洪第一线,不倦奔波。不幸的是,当地遇上夹雪的暴风与大海潮,使工程一再受阻,但范仲淹毫不退缩,坚守堤堰。有一次,洪水冲上堤坝,吓退众人之际,他却临危不惧,在激流涌浪中沉着指挥,激励了当地官民,终于使绵延长堤横亘在黄海滩头,保障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与经商安全。范仲淹成功治理水患,身上迸发出了无比勇气,这使他能够在此后坦然面对人生的沟沟坎坎。随着他被宋仁宗赏识、提拔,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一步步地被激发出来,而他对权贵的不妥协,对皇上的忠贞直言,使他遭受不断的打击。《宋史》就载他“三人三出”京城,打击一次次加重,苦痛一次次加深,但只要国家有难,朝廷有命,他都会慷慨赴任,任何艰难险阻,他都一笑置之。有大勇,敢

担当,其淡定才显英雄本色。

淡定要有大智慧,范仲淹平定边患,显示出其不凡的韬略。西夏军队对边疆的侵扰,使北宋头痛不已。被贬谪的范仲淹,临危受命。他审时度势,整治军纪,凝聚军心,屡创西夏军队,使其不敢侵犯,又安抚百姓,鼓励生产与经商,获得百姓拥戴。范仲淹在征战中的过人胆略,使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也获称“小范老子”之誉。

《宋史》载,其初到边塞即稳固防守,并劝韩琦不可贸然出击。韩琦不听,损兵折将,始敬仲淹。而范仲淹十日造起大顺城,像一根楔子一样牢牢“钉”死西夏军队,迫使元昊和谈的神话,使小范老子成为镇边之神。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才有疆场上的胸有成竹,保得边塞安宁。

读宋史,读范仲淹,后人看到的是一颗坦荡荡、不掩饰、不做作、不媚俗的心,是有抱负、有责任、有情怀的心。

大家V微语

为我所用

□王蒙

●人们一般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时再加上时间、地点,但我偏偏不这样写。我把内心最深处的那些情感、记忆、印象、感受堆积成反应堆,并点燃。

●我一贯主张的是:我对任何写作的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也就是说,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为我所用。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追求一种与众不同。至于意义,有一般的意义,典型的意义,也有有待发现的意义,给人以陌生感意义。

谈天说地

有包浆的人

□无垠

包浆是器物经年累月在表面上形成的一层自然光泽。不止木器、瓷器、玉器有包浆,人亦有包浆。

有包浆的人,滑熟可喜,幽光沉静,显露出一股温存旧气。

友人老倪,像一只未上油漆的旧木器。散淡无事时,喜欢幻想挑两担花去卖。老倪说,春夏花事之盛,让他有去卖花的冲动。

我们这地方,两千多年草木繁盛的一座城,幽深的院子里藏着许多花。夏天的芍药幽静,映着花格木窗,长在窗台角落,读书的人,放下书,便看见花;蔷薇爬在邻家墙头旧瓦上,花骨簇簇织一面墙,有人住的房子,就有生气,人在花荫下轻声呼吸。老倪说,栀子花,精巧,应该一朵一朵地卖。花生在矮灌木上,一苞玉白,一苞纯白,凑到鼻子下嗅,卖花人自己先赏花,不懂花的人,也不会去卖花;白兰花,文雅,放在小玻璃盒子里卖,上面覆着半湿的薄巾,白兰花需要呵护,呵护花香水分。老倪觉得,他卖花时,有一个弯眉、削肩、长脖子的姑娘,衣上扣一朵白兰花,站在绿幽幽的树阴下,冲他回眸一笑,人与花一样清芳。

在这个香水飘逸的年代,老倪有时会站在窗口想,白兰花,生在何人家?在粉黛墙瓦,深深庭院里。院子里有棵树,一朵朵,小巧的,带着雨珠的白兰花躲在绿盈盈的叶子底下。

朋友老谭想收留一棵树。有天,老谭问我,“一座老宅拆掉了,旁边那棵长了几十年的树,谁愿意收留?”

原来是老谭经过一个拆迁工地,看到最后一户人家搬走了,拆房子的人,拎着铁钎、大锤,先卸下门、窗,再拆下屋顶、雨棚,然后用力一推,一溜围墙就坍塌下来,一座房子只剩下框架。

本来,老谭是不认识这户人家的。主人搬走了,钱财、家具、碗筷、猫狗、墙上挂的字画,甚至连放在天井里的一口水缸都搬走了。老谭好奇地打量这户人家,是打量一个不曾走远的梦。

这里太熟悉了,碎砖残瓦,路面凹凸不平,还有依稀可辨的气息,只是从来未曾走近。走近了,才发现这儿还藏着一棵树。

老谭想,这棵上了年纪的银杏,主人带不走它。这段时间,人光想着房子的事了,而忽略了一树青澄的果,甚至还来不及等到秋天果子成熟,采摘一颗品尝,就匆忙搬走了。

也许主人不是不想把它挪走,种在新居的楼下。“人挪活,树挪死”,莫不是主人担心这棵树被挪后,不适应新的环境和土壤?

树的影子那么相似,人也那么相似。许多人垂垂老矣,树还那么年轻;许多人搬走了,树还留在原处。

从那棵银杏旁经过,老谭抬头看树,树也在看他。树下的主人哪儿去了?什么也不舍得丢,却把树丢在这儿。老谭想收留这棵树。

人有包浆,光泽各有不同。

小城文友鲁小胖子爱吃,吃少了会觉得辜负了自己。有天半夜,他肚子饿了,在微信上说,“真想吃几只焦脆软香、灌汤流油的锅贴。”小胖爱吃,写小吃美食文字是其中一面,有时朋友请他,坐在那儿也不吭声,自顾地吃。小胖说,任何在美食面前的客套,都是虚伪的。

一根扁担有包浆,一块文玩也有包浆;普通小人物有包浆,文化名人也有包浆——那是岁月风尘和经历,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性情文人的包浆,一派天然光泽。国学大师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当教授,上课前先由校役为他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于操场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要在皎洁的月光下讲《月赋》。

有包浆的人,透亮、圆润,无论是木包浆,还是玉包浆,雅和俗,浑然天成。

浪淘沙 贺青年节

□张翼

回望百年前,
万里烽烟。
群英热血荐轩辕。
沉睡雄狮惊猛醒,
五月花鲜。

此际再凭栏,
春暖心间。
鸿雁奋力在云天。
斩浪劈波风浩荡,
巨舰扬帆!